

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类型学研究概览^①

杨旭^②

摘要：文章提供了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类型学的研究概览，国外的情况主要介绍了经验事件的特征及分类、经验事件结构及其成分、经验构式的跨语言考察、各子类事件的研究概况，国内主要介绍了心理动词的研究概况，包括心理动词的界定、分类、语法特点和语义角色等问题。目前来看，围绕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的区域性和跨语言研究渐趋增多，采用的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但是某些语言（如汉语）的调查仍嫌不够；而汉语界把经验事件及其构式作为整体并置于类型学视野下进行考察的研究尚付阙如，只有个别经验现象（如感知和情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此外，涉及到身体部位的构式调查还不够充分（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也鲜有文献把身体知觉类作为一个单独领域来讨论。

关键词：经验；经事；刺激；经验事件；经验构式

经验事件（experiential events）指人类身体受内外刺激而产生的感觉和知觉，包括心理经验（感知如“看”、认知如“想”、情感如“爱”、意愿如“要”）、生理经验（身体知觉如“疼”），涉及“经事”“刺激”等语义成分，经验事件的形态句法编码即经验构式（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经验事件及其构式是国际学界的热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在理论方面，经验事件相对原型事件具有内在性，很多研究都只重视典型的二价（如打破）、单价（如死）及部分非典型事件（如运动），忽视经验事件，本文有利于促使学界重视该领域，进而裨益于汉语语法、类型学、构式语法和具身理论等；在应用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方向，其中文本情感分析在很多商业领域得到应用，正和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研究（情感类）密切相关，可为文本情感色彩的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提供参考。有鉴于此，本文拟提供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的类型学研究概览，全文结构为：首先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包括“经验事件的特征及分类”“经验事件结构及其成分”“经验构式的跨语言考察”“各子类事件的研究概况”四个方面，接下来介绍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尤其是心理动词的研究概况，最后作简要评论。

1. 国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上个世纪 80 年代，心理动词或谓语的论元链接问题受到关注，有从句法角度考虑的，也有从语义角度考虑的，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和/或因果结构得到大量讨论。总的来说，大家公认有三类经事动词或构式：

fear 类：经事做主语

frighten 类：经事做宾语

appeal 类：经事做旁格

之后，针对经验构式的跨语言考察逐渐增多，如南亚语言（Verma & Mohanan 1990，该文认为可用经事做主语把印度和南亚界定为一个语言区域）、非洲语言（Reh 1998a）、欧洲

^① 本文为 2022 年度武汉大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追踪项目“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类型学研究前沿追踪”（413000174）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本文从 Randy J. LaPolla（罗仁地）教授组织的“信息结构读书会”和“构式语法读书会”中受益良多（见 B 站“罗仁地读书会”），特此致谢！

^② 杨旭，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构式语法，E-mail: yangxu1216@foxmail.com。

语言 (Bossong 1998, 该文考察了 40 门隶属于不同语系的欧洲语言的经事编码情况)、喜马拉雅山区语言 (Bickel 2004)、尤卡坦玛雅语 (Verhoeven 2007)、拉丁语 (Fedriani 2014)、闽南语 (Novita & Mulyadi 2019) 等。其中 Reh (1998a) 基于非洲语言的经事构式, 把经验事件区分为六个子领域, 定义了经验事件结构及其成分, 界定了类型学上相关的编码策略, 确定了经验构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为之后的讨论奠定了概念基础。下面我们从“经验的特征及分类”“经验事件结构及其成分”“经验构式的跨语言考察”“各子类事件的研究概况”四个方面来介绍。

1.1 经验事件的特征及分类

1.1.1 经验事件的特征

经验事件具有身体性、内隐性/主观性和意识性等特征, 三者必须全部具备方可归为经验事件。比如“他抬头”涉及身体, 可能涉及意识, 但不涉及主观性; “他生病了但毫不知情”涉及身体, 可能涉及主观, 但是不涉及意识。可以设想机器与人类之别来理解主观性和意识性, 机器也可以有类似人类的身体功能, 但是因为不涉及主观和意识, 因此很难说“机器很渴、机器很饱”等。

1.1.2 经验事件的分类

Reh (1998a) 把经验事件区分为情感、认知、概念、意愿、感知和生理知觉六类; Verhoeven (2007)、Luraghi (2020) 在其基础上区分为五类; Croft (2022) 排除了意愿类, 区分为四类。常见或通行的做法是五分: 首先区分为心理 (psychological/mental) ^③ 和生理 (physiological/bodily) 两个大类; 接着把心理类区分为感知 (perception)、认知 (cognition)、情感 (emotion, 也有的称之为感情 (affection)) 和意愿 (volition/volitionality), 生理类则对应身体知觉类 (bodily sensation)。试看各子类内部的具体词语 (以汉语为例):

感知事件: 看 (见、到)、听 (见、到)、尝、闻、摸、感觉

认知事件: 知道、思考、想 (起来)、记、忘、琢磨、寻思、觉得、认为、糊涂、记忆、回想、忘却

情感事件: 怕、害怕、喜欢、爱、想要、惊喜、怒、高兴、快乐、疼爱、关心

意愿事件: 要、想要、计划、希望、祝愿、祝福、试图

身体知觉事件: 饱、饿、渴、热、冷、痒、痛、累、困、疼、难受

经验事件基于共同的人类学特征 (包括解剖和生理特征), 尤其是人类共有的感觉能力 (human sentience, 参 Verhoeven 2007: 4), 因此上述分类具有普遍性, 也成为国际学界较为通行的分类法。但是子类区分也具有任意性, 表现在子类之间的部分重合, 如“欲望”涉及情感和意愿, “关心”涉及情感与认知, “嫉妒”牵涉情感和意愿等; 另外各类之间存在语义引申和扩展情况, 如“看”涉及从感知到认知的引申, “痒、饿、疼”涉及从身体知觉到意愿的引申,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分的难度 (Luraghi 2020: 20)。

1.2 经验事件结构及其成分

一个事件是一个具有结构的综合体, 但为了研究的方便, 可拆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时间维度 (internal temporal structure), 可以分析参与者互动的所处时点和展开方式; 一个是空间维度 (causal structure), 可以分析参与者的类型、数量及互动关系。前者是情状类型 (state of affairs/process/event/situation types), 在语言上主要表现在动词上面; 后者是及物性, 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论元结构。

情状类型关心经验事件是静态还是动态, 有界还是无界, 持续还是瞬间, 可通过进行体测试 (搭配“在”“正在”)、祈使句测试、伴随者测试 (静态无法与伴随者共现)、强迫测试

^③ 心理事件经常作为一个功能领域来研究, 如国外所谓的心理动词 (mental verbs, 如 Schlesinger 1995 研究到这类动词时涉及到感知类、情感类和认知类), 汉语中的心理活动动词的研究也是如此 (见第 2 节)。

（静态无法被强迫）等测试手段，把经验事件区分为状态（states）、状态变化（a change of state）和活动（activities）等。这方面的文献可参 Tenny（1987）、Grimshaw（1990）。

及物性首先关注高低问题。文献中多从控制性（control）、意志性（volitional）和受影响性（affectedness）等参数出发，把经验事件归入低及物类别（如 Hopper & Thompson 1980；Tsunoda 1981、1985；Dowty 1991；Malchukov 2005；Shibatani 2009；Aldai & Wichmann 2018；Luraghi 2020 等）。当然，各子类事件的及物性高低也不同，如 Malchukov（2005）认为感知最高，接下来是认知、情感和知觉；Tsunoda（1985）认为感知和认知最高，感觉次之（他把情感和知觉归为这个类别），比如经事在情感和知觉中的控制性最差，因此在这两类中更容易实现为旁格或宾格。

其次是经验事件涉及的构成成分。Reh & Frühwald（1996）、Reh（1998a）认为包括经事（experiencer）、^④经验过程（expertum）和现象（phenomenon）三种，Verhoeven（2007：53）认为包括经事、身体部位、经验过程和刺激（stimuli）四种。经事指对内在身体或心理状态、过程或事件有所经验的感知实体，对应各子类事件可具体化为知觉者（senser）、情感者（emoter）、认知者（cognizer）、意愿者（wanter）和感知者（perceiver）；刺激是引发经验或经验所指向的实体或命题；身体部位是经事的一部分，但在语言表达中可虚可实（(im) material），即有可能真的涉及身体部位，也有可能只是隐喻用法；经验过程即经验事件的核心过程，通常表现为谓语，但是名词化之后可以表现为论元（如“我对你的敬仰……”中的“敬仰”）。^⑤

在四种构成成分中，只有经事和刺激被公认为语义角色。^⑥其中刺激较为特殊，在某些构式中可能出现两个，就是所谓的分裂刺激（split stimulus，Klein & Kutscher 2002, sect. 1），具体包括：（1）类似于双及物结构，涉及到接受者/受益者/受损者，如例（1）；（2）涉及两个刺激，可以分别以主语/宾语和附语（adjunct）的形式出现，如例（2a）和（3a）；或者以属有构式的形式出现，如例（2b）和（3b）（Grimshaw 1990：23；Verhoeven 2007：63-64；Luraghi 2020：40）。

- （1） I wish peter the victory/that he wins.
- （2） a. The article angered Bill by its content.
b. The article's content angered Bill.
- （3） a. Paula envies her sister for her new ring.
b. Paula envies her sister's new ring.

至于经验过程（名词化）和身体部位的语义角色，只有在特定的动词和构式中才能得到确定，比如身体部位在经验构式中可能成为客体（theme）、受事或位置（locus，Verhoeven 2007：54）。对于身体部位的定位，Schlesinger（1995：159）说可能是作为经事的一部分，经历某种经验（例 4a）；也可能是外在主体或刺激，致使经事拥有某种经验（例 4b）。Croft（2022：231）则认为，身体知觉类不涉及外在刺激，但身体部位可作为刺激。

- （4） a. The blow hurt Ed's hand
b. Ed's hand hurts.

上述语义角色（细化到各个子事件）的参与者属性（如有生性、意志性等）和角色属性

④ 国内有“感受者”“感知者”“经历者”“经事”和“当事”等翻译，本文采用“经事”，以和“经验”的说法保持一致。

⑤ 本文在术语使用方面承袭了 Blansitt（1978）、Croft（1993）、Verhoeven（2007）、Luraghi（2020）的说法。当然以上概念也有其他说法，如对应经事的主体（theme）、感知者（senser）等，对应刺激的现象（phenomenon），与体验过程有重合的范围（range）（参 Viberg 1984；Halliday 1994；Schlesinger 1995；Luraghi 2020）。

⑥ 另有学者认为心理动词涉及三种语义角色，如 Wierzbicka（1996）提出了心理主体、心理补语（可能是实体和小句）和心理话题三个术语。前两者大致对应于经事和刺激，心理话题则表示刺激涉及的对象是谁，尤其与“想”和“知”相关（参第 1.4.3 节“认知类”）。

(如控制性、受影响性)都得到了讨论,使用了各种形式化的语义测试手段,并且得到了跨语言数据的支持(Verhoeven 2007: 54-66; Luraghi 2020: 35-41)。比如,在经事的参与者属性上,一般需要有生性和知觉性特征;具体到意愿类,还必须有意志性;具体到认知类,还必须要有理性。在经事的角色属性上,控制性的排序为“感知>认知>知觉/情感”,由于感知和认知的控制性最高,因此跨语言常做主语或及物动词的 A 角色(实证支持参 Blake 1994: 57; Bossong 1998; Haspelmath 2001);受影响性的排序为“情感>认知>感知”,这是 Kemmer (1993: 130)使用中动构式测试的结果。在刺激的参与者属性上,除了身体知觉(一般认为不涉及刺激,参 Croft 2022: 231),其他子类都可能出现小句命题宾语。在刺激的角色属性上,除非刺激同时是施事(例 11),否则控制性很低;至于受影响性,刺激没有或者很弱,在语言上常常表现为旁格或命题论元。在各子类事件中,刺激是否强制出现是不同的,身体知觉类一般认为不涉及刺激(除了少数,如 hungry for),情感类可出现可不出现,而认知、意愿和感知类则是强制出现(Verhoeven 2007: 66)

1.3 经验构式的跨语言考察

1.3.1 形态句法编码的特异性

由于经验事件结构的非典型性或特殊性,造成了它们在形态句法编码上的特殊性,即文献中所称的构式变异(construction variation)或编码多变(heterogeneously encoded)。不管是一门语言内部还是跨语言考察,经验谓语的形态句法表达都要比典型的施事谓语(agentive predicates)更为芜杂。比如经事可能被编码为主格(例 5)、宾格(例 6)或旁格(如空间角色的位置或方向;例 7 是来自爱沙尼亚语的例子,其中有位置格, Luraghi 2020: 44)、属有者(经事被编码为属有者在身体状态或知觉、一些情感如恐惧中比较常见,例 8 是来自罗曼语族的例子)。

(5) I saw the light.

(6) That idea came to me.

(7) Mul on häbi/ piinlik
1SG.ADESS be.3SG shame.NOM / embarrassing.NOM
'I am ashamed/I feel embarrassed.'

(8) J' ai faim / froid / peur.
1SG.NOM have.PRS.1SG hunger cold fear
'I am hungry / cold / afraid.'

这为经验构式招来各种称号,如“矛盾体”(Lehmann 1991)、“带有意志性的受动者”(Næss 2007)、“句法变色龙”(Pustet 2015)等,甚至有学者认为经事并非一个内在统一的语义角色(Dik 1997)。

另有一些文献则从形态标记和句法特性的错配出发,发现经事在形态标记上较“低”,但是在句法上又表现出一些或很多主语的特性(因经事作为人类表现出很高的话题性),因此把这类现象称之为经事的形态降格(morphological downgrading of experiencers, Bickel 2004)或主语、宾语的非常规标记(non-canonical marking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Aikhenvald et al. 2001)。从这个视角出发的文献包括 Bickel (2004)、Haspelmath (2001)、Shibatani (2001)、Croft (2001: 158f.)。

1.3.2 句法角色的可逆性

经验构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事和刺激的语法角色可逆(如 I like cats vs. Cats please me),而且在跨语言调查中十分常见(Haspelmath 2001),故被称为最令人惊讶或“臭名昭著”(notorious/ infamous)的问题(Dowty 1982: 112; Halliday 1994: 125-126; Schlesinger 1995: 139; Croft 1993, 2022: 227)。对于经事做主语和刺激做主语的句子, Bossong (1998)分别称为“一般构式”(generalised constructions)和“倒置构式”(inverted constructions),

Schlesinger (1995) 称为经事句 (E-sentences) 和刺激句 (S-sentences), Verhoeven (2007) 和 Croft (2022: 227) 称为经事主导构式和刺激主导构式 (下面行文采取这种说法)。

从情状类型来观察, 经事主导构式又可分为活动类 (或曰事件类) 和静态类 (或曰经验类, 见 Viberg 1984), 也就是 look at 和 see 的区别, 其中前者更为常见; 刺激主导构式则以事件类更为常见 (如例 9 和 10), 但也有其他解读的可能, 比如施事解读 (例 11, 此时刺激必须是人) 和静态解读 (例 12) ——相关讨论参 Arad (1998a、1998b)、Schlesinger (1995: 141-144)、Rothmayr (2009: 53-54)。

- (9) Nina frightened Laura unintentionally / accidentally.
- (10) The explosion / the noise / the thunderstorm frightened Laura.
- (11) Nina frightened Laura deliberately / to make her go away.
- (12) The weather pleases us. / The matter concerns us.

从其中的动词来观察, 有学者认为两种构式的动词形成互补对 (complementaries, Schlesinger 1995: 151) 或主动-中动对 (active-middle pairs, Manney 1990), 如 fear-frighten、like-please, Schlesinger (1995) 分别称为 S 动词和 E 动词, Rothmayr (2009) 称为“主语-经事动词” (subject-experiencer verb) 和“宾语-经事动词” (object-experiencer verbs)。在语言中, 这种成对的动词并不多见, 因为有的事件对某一构式具有天然偏爱。Schlesinger (1995: 153) 提出两条跨语言假设:

假设 A: 互补对在世界语言中很少见;

假设 B: 对心理体验的编码具有语言普遍性, 即如果某个具体事件在一门语言中被编码为 E 动词/S 动词, 那么在另一门语言中也倾向于被编码为相应的 E 动词/S 动词。

这两条假设已得到一些语言的支持 (如 Manney 1990 讨论了现代希腊语, Epstein 1988 比较了西班牙语和英语, Schlesinger 1995 讨论了英语)。

经事和刺激除了做主语之外, 还可能实现为旁格, 比如例 (13) 是来自萨摩亚语 (Samoan) 的例子 (Mosel & Hovdhaugen 1992: 106, 转引自 Verhoeven 2007: 77), 包括对应的英语翻译都采用了经事做主语的非及物策略, 即经事为主语, 刺激为旁格。例 (14) 是来自古希腊语的例子 (Verhoeven 2007: 77), 采用了刺激做主语的不及物策略, 即刺激为主语, 经事为旁格 (与格)。英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被称之为 appeal to 类, 如例 (15) (Rothmayr 2009: 53)。

- (13) sā 'ou ita 'i l=o='u uso
PST 1SG angry PREP ART-POSS=1SG brother
'I was angry with my brother.'
- (14) moi enok^hleïs
1SG.DAT bother:2SG
'You bother me.' (Heliodorus, *Aethiopica* 10.9.5, 3AD)
- (15) The song appeals to John.

对于句法角色可逆现象, 文献中出现了各种解释。Jackendoff (1990: 140-141) 认为经事主导的动词具有“反应” (reacting) 的语义特征, 刺激主导的动词具有“影响” (affecting) 的语义特征。Dowty (1991: 57) 则从原型施事和受事出发, 认为经事和刺激的施事性相同。Croft (1993、2022: 228) 从力动态识解出发, 认为该类事件既可以识解为经事主动去接触刺激, 这类动词总是采用经事主导策略, 而刺激可能实现为直接宾语或旁格 (之所以实现为旁格, 是因为刺激没有发生状态改变); 也可以识解为经事被动受到刺激, 这类动词总是采用刺激主导策略, 而经事可能实现为宾语或旁格 (之所以实现为旁格, 是因为经事是人类, 他所发生的改变是心理的而非物理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经验构式尽管存在着这两种类型, 但二者之间具有不对称性, 或者

说语义角色的主语选择等级存在差异。Schlesinger (1995: 139) 认为，在英语中经事和刺激做主语的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是 Pesetsky (1995) 认为刺激比经事更优先做主语，一些实证调查如黄志军 (2009)、唐叶青 (2004) 也支持这一结论。具体到经验事件的子类，发现两类构式的分布也不均匀：经事做主语多出现于感知、认知、意愿类，刺激在这几类中很少做主语；在情感类当中，经事和刺激都可以做主语，但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以经事居多（李青 2014）。

1.3.3 其他编码手段或相关问题

除了以上手段之外，经验构式还可能采取其他策略。首先是双编码策略，即经事、刺激同被编码为主语或宾语，如例 (16) 和 (17) 是来自 Eastern Pomo 的例子 (McLendon 1978: 3)，都表达为宾语；例 (18) 是来自日语的例子，都表达为主语。其次是双旁格策略，即经事和刺激同被编码为旁格，如例 (19) 是来自古希腊语的例子 (Verhoeven 2007: 78)。总之，经验事件的形态句法编码表现出二重性，既可能按照抽象原则被同化为及物构式，也可能按照具体原则实现为非及物表达 (Bossong 1998: 259–260; Dahl & Fedriani 2012)。

(16) bé:kal wí p^{hi}:lémka

3PL.PAT 1SG.PAT miss

‘I miss them.’

(17) mí:ral wí ma:rú

3SG.PAT 1SG.PAT love

‘I love her.’

(18) dare ga eiga ga suki desu ka

who NOM movie NOM fond_of is INTERR

‘Who likes movies?’

(19) mélei moi tóuto:n hô:n ero:táis

care:3SG 1SG.DAT that:GEN.PL.N that:GEN.PL.N ask:SUBJ:2SG

‘I care about what you ask.’ (Xenophon, *Oeconomicus* 11.9.4, 4.BC)

在经验事件及其构式中，身体部位的语义成分值得单独讨论。来自非洲、亚洲（如泰语，Facundes 2013；缅甸语，Vittrant 2013；苗语，Jaisser 1990；马来语，Oey 1990；Lai 语，VanBik 1998/2010）以及美洲土著语言的数据表明，它们大量使用牵涉身体或身体部位的构式来表达情感和/或认知事件，文献中把这类构式称为“身体图像习语” (body image idiom, McElhanon 1975、1977、1978) 或“心理搭配” (psycho-collocation, Matisoff 1986)；Verhoeven (2007: 93) 把身体知觉类的情况也包括了进来，仿照 Matisoff (1986) 统称为“经验搭配” (experiential collocation)。经验搭配通常涉及词汇化问题，Verhoeven (2007: 93-95) 基于 Bickel (1997) 区分为非组合搭配和组合搭配两类，前者即词汇化程度较高的一些惯用语，搭配比较固化；后者的替换性更高，但是根据动词和名词的语义虚实有两种情况，名虚动实的多见于东南亚语言 (Matisoff 1986; Bickel 1997)，名实动虚的多见于非洲语言 (Verhoeven 2007: 81)。不过总的来说，牵涉到身体部位的构式调查还不够充分 (Luraghi 2020: 290)。

除了身体部位，经验过程（名词化）也可能出现在经验搭配中。经验过程作为论元必须被编码为名词，Schlesinger (2006: 157) 提到英语中的 have+noun 和 feel+noun 就属于这一类，这个名词可能是动词的名词化（如 pity、admiration、desire、hope、fear、trust），也可能从一开始就被编码为名词（如 faith、confidence、courage）。如果是前者，需要注意的是，活动动词和 S 动词的名词化有别，前者主语、宾语皆可能作为“属有者”（例 20），但是后者通常是宾语作为“属有者”（例 21）。

(20) a. Stan constructs the machine.

b. The machine's construction (by Stan).

- c. Stan's construction of the machine.
(21) a. Stan astonishes/irritates/worries Ed.
b. * Ed's astonishment/irritation/worry.
c. Stan's astonishment/irritation/worry of Ed.

经验构式还有一些其他特殊表现得到讨论，比如经验动词或谓语可以带小句，因此被称为主体谓语 (matrix predicates, Horie 1985; Dik & Hengeveld 1991)。

经验事件除了上面提到的构成成分之外，还可能还涉及一个外来的参与者 (通常是施事)，此时便涉及经验构式的使动化或使动替换 ((anti)causative alternation) 问题。需要分三种情况：首先是身体知觉类，一般认为不涉及刺激，因此这外来的参与者只能是致使者。汉语中出现了貌似刺激的角色，结果也只能当作致使者 (杨旭 2021)。其次是情感类。情感类似乎自带致使性，Dirven (1997) 提到，情感相对其他子类具有更强的因果性，其中的刺激不仅是一个引发者 (trigger)，也更会被当作一种原因 (cause or reason)，因此情感类的致使性得到了广泛研究：情感既是原因 (使人采取进一步行动)，也是结果 (刺激此时作为原因，转引自 Luraghi 2020: 33)。尤其当刺激是人类的时候，刺激主导构式存在歧解性，人类既可以被当作施事，这时得到动作的致使解读 (可以替换为进行体的被动式，例 22b)；也可以被当作刺激，这时得到静态解读 (只能替换为形容词或静态的被动态，例 22c，转引和改编自 Verhoeven 2007: 53)。最后是感知类、认知类和意愿类。与典型及物事件相比，经验构式的使动化具有特殊性。由于经事本身的施事性很低，因此在新增致使者之后，需要通过格引进经事。比如 Hindi 语通过使动词缀 -aa 完成使动化，再通过介词 koo (表示“到”) 的与格旁格短语引进经事；英语则通过新的动词完成使动化，比如 learn→teach、see→show、hear→tell，两者形成一个动词对 (verb pair/doublet)。尽管它们在语义上属于经验类，但这些动词也经常归为典型的传递动词 (transfer verbs)，从而进入了及物和双及物之间的边界。相关文献有 Nichols et al. (2004)、Luraghi (2020: 250-265)、Croft (2022: 233) 等。

- (22) a. Maria disturbed/annoyed Peter.
b. Peter is being disturbed/annoyed by Maria.
c. Peter is disturbed/annoyed by Maria.

1.4 各子类事件的研究概况

1.4.1 感知类

Viberg (1984) 根据感觉模态 (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五类)、主语/话题选择 (包括基于经事和基于刺激两类，后者又称为连系类 (copulative) 或基于来源的状态 (source-based state)) 和情状类型 (活动类和经验类，基于此提出了词汇化层级) 把感知区分为活动、经验和连系三类，讨论了它们的词汇和语法编码，以及跨语言演变层级“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⑦Rogers (1971) 也是从情状类型出发，把感知动词区分为认知感知动词 (cognitive perception verbs) 和主动感知动词 (active perception verbs)，前者具有静态性，不涉及主语之意图，如 see、hear，还可继续区分为静态和起始 (inchoative)，如例 (23) (Viberg 1984 也指出了这一点)；后者非静态，涉及到主语之意图或行为，如 watch、listen。Verhoeven (2007: 49-50) 也区分了三类：静态，如 see、hear；持续过程，如 watch、stare；瞬间行为，如德语的 erblicken (“看见”)。其中，静态是感知类的原型，因为会得到特别的语言编码。Gisborne (2010) 则从词汇语义学视角讨论了感知动词的事件结构，涉及到感知事件的因果链、论元结构、示证范畴和多义性等诸多议题。

- (23) a. I see it

^⑦ Viberg (1984) 涉及汉语如何表达活动、经验和连系类：(1) 活动经常使用重叠手段，如“王看了看鸟”；(2) 经验在行为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动词“见”“到” (即属于 serial verb)，如“王看见了鸟”；(3) 连系类的表达是“有+动名词”，如“有样子、有味道、有味儿”。

b. I have seen it

对于感知类与其他子类或事件的语义引申问题，感知类与认知类之间得到较多讨论。比如“视觉→认知”的普遍性得到了跨语言调查的支持（在一些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语言如 Kobon 语中，see 和 know 是同一个形式；很多印欧语言中表示“知道”的动词来源于表示“看见”的词根）；而对于“听觉→认知”，Sweetser（1990）认为不存在，Evans & Wilkins（2000）则发现澳大利亚的语言中存在较多此类现象。较近且更全面的调查来自 San Roque et al.（2018），他们发现视觉和认知、注意（attention）^⑧之间的引申较多，听觉和认知、注意之间的引申也有但较少；该文也提及汉语，说视觉引申到认知和注意都有，如“看”除了表示“认为”，还可以表示“照料”（“照看、衣帽自看、看门”）；听觉只有引申到注意，没有认知，如“听”表示“判断、治理”（“垂帘听政”）。此外，感觉类还涉及丰富的通感现象（表现在形容词上，参 Ullmann 1957；Williams 1976；赵艳芳 2001），且是示证标记的重要来源（Aikhenvald 2004: 273–274）。

1.4.2 情感类

情感事件最为驳杂，但也得到最多的关注，积累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由于情感受到文化的影响最大，所以尤其需要在跨语言视角下基于具体语言做出调查，而不能简单套用来自其他语言的情感范畴（即排除种族中心论，如以英语的情感范畴来看待其他语言）。

对于情感的事件结构。Radden（1998: 273）认为可细分为三个子事件，即情感被激发（一般被外界事物激发）、情感状态产生、相应的生理或其他行为。三者构成一个因果链条，在语言上分别表现为刺激、情感词和基于转喻的情感表达（Verhoeven 2007: 44）。Lakoff 和 Kövecses 提出了“愤怒”和“恐惧”的发展情节，虽然阶段划分更细密和全面，但也是遵循从情感到生理的因果逻辑（参 Lakoff 1987: 377；Kövecses 1986、1990、2000；Ungerer & Schmid 2006: 133–144）。

对于情感与语言，有代表性的是 Wierzbicka 及其同事基于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简称 NSM, 中文版本参 Chappell 1994）^⑨的跨语言研究（如 Wierzbicka 1999；Wierzbicka & Harkins 2001），这些研究总体是一种从形式到功能的思路，即通过一门语言的各类表达来窥探具体文化中的情感范畴（基于 NSM 的研究更偏向于民族心理学），且在各类表达中，词汇表达受到的青睐更大（即词汇语义学视角），语法受到的关注较少（当然也有，如 Wierzbicka 1988: 253–254 讨论到了语法）。有的研究更为关注经验构式的语法结构，聚焦于经验构式的功能动因，如 Ameka（1990）、Bugenhagen（1990）、Chun & Zubin（1990）、Mohanani & Mohanani（1990）、Croft（1993）、Van Valin & Wilkins（1993）、Dabrowska（1994）。

情感范畴也是认知语言学的重点关注对象，聚焦于概念化和语言编码，利用隐喻、转喻等概念做出解释（如 Lakoff 1987；Kövecses 1986、1990、2000；Lakoff & Kövecses 1987；Ungerer & Schmid 2006；两本论文集 Niemerier & Dirven 1997；Athanasiadou & Tabakowska 2010）。比如情感事件牵涉丰富的转喻，据 Wierzbicka（1999: 294–302）调查，情感经常依靠基于身体的转喻，具体包括：（1）基于外在身体症状，如“脸红（害羞）”“发抖（害怕）”“出汗（紧张）”；（2）基于知觉感受，如“热（焦躁）”“冷（恐惧）”；（3）基于内在身体图景，如“心碎”。

1.4.3 认知类

与认知事件相关的研究包括认知动词（cognition verbs）、认识动词（epistemic verbs）、心理动词（狭义用法专指认知动词）和心理处理动词（mental process verbs）；其他与认知相

^⑧ 所谓“注意”指的是对某事之细查、评估和密切关注。

^⑨ 基于 NSM 的文献参：

<https://www0.anu.edu.au/linguistics/nash/NSM/NSM%20publns%20other%20chrono.html>

关的概念包括立场 (stance)、态度 (attitude)、情态 (modality)、设置 (positioning) 等，体现在 (交互) 主观性/化和立场三角等研究领域 (可参杨旭、王雅琪 2022 的介绍); 认知动词还与叙实性 (Horie 1985: 39)、示证 (Aikhenvald 2004)、认识情态 (Palmer 1986; Nuyts 2001) 和意外 (Johanson & Utas 2000) 等范畴密切相关。这里主要介绍认知事件结构、语言编码和语义引申问题。

认知事件结构及其成分。认知能力可能唯人类所有，所以是最典型的经验事件，有学者认为可从语义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想 (think)，表示思维过程；一类是知 (know)，表示获得新知 (Luraghi 2020: 29)。认知类与其他经验事件相比，相对感知类不存在感知输入，相对情感类不存在情感，除此之外具有类似的心理内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认知事件除经事和刺激之外，似乎还涉及一个新的语义角色，即“相关者”或“所想的话题”，如“她想起了他的好”中的“他”、“X thinks something (good/bad) about Y [complement]”中的 Y。对于认知事件的情状类型，Vendler (1967: 110-111) 基于英语认为“想”包括活动和状态两类，但是这种二分法在很多方面与语言事实不符 (Wierzbicka 1998: 300-304)。Reh (1998b: 27) 沿着 Horie (1985) 的思路，区分为认知 (cognition) 和概念 (conception) 两类：前者表示静态，“涉及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在与消失” (Horie 1985: 39)；后者更为动态，包括想象和态度。Goddard (2003)、Verhoeven (2007: 47)^⑩和 Luraghi (2020) 认为涉及很多复杂的情况，至少包括状态 (如“知道”)、实现 (achievement, 如“想起了”)、活动 (如“想”) 和复杂情况 (如“记忆”) 等 4 种。

认知事件的语言编码问题 (参 Goddard 2003)。在词汇编码方面，由于“想”行为的普遍性，所以在所有语言中都会被编码，而且跨语言的历时调查表明，几乎都是单语素词 (monolexemic)，且语义具有不透明性，无法再分析。在语法编码方面，以下是跨语言几乎共有的句法框架：

- (24) a. X thinks about Y [topic of thought]
b. X thinks something (good/bad) about Y [complement]
c. X thinks like this: — [quasi-quotational complement]
d. X thinks that [—]s [propositional complement]

此外还可以通过经事做主语，或使用其他形态标记来表示经事主动做出心理行为 (如波兰语中的反身标记 *sie4*, 例 25)；可以通过刺激做主语，介词引进经事，表示心理状态并非经事主动所为，如来自 Ewe 语的例 (26) (Ameka 1990)；如果要表达不可控和自发的思考，那么可以借用非人称构式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如 *it crossed my mind that ...*、*it strikes me that ...*、*it occurred to me that ...* 等。

- (25) Adam cieszył się (martwił się,
Adam rejoice:PAST:IMPF:3SG REFL worry:PAST:IMPF:3SG REFL
smucił się).
be.sad: PAST:IMPF:3SG REFL
'Adam rejoiced (worried, was sad).'

- (26) É-dzə dzi ná m.
3SG-straighten heart to 1SG
'It pleased me.'

认知类与其他子类的语义引申关系。Fortescue (2001: 23) 的跨语言调查表明，“知道”的词汇化来源包括：“看见即知道”，如古希腊语的 *oîda*；“学习即知道”，如西格陵兰语的 *ilisima*-(“知道”)来自原始爱斯基摩语的 **əlit*-(“学习”)；“感到即知道”，如意大利语的 *sapere*

^⑩ Verhoeven (2007: 47) 也认为包括静态 (如“知道”)、动态 (如“想”“记忆”)、活动 (如“认为”“考虑”)。

（“知道”）来自拉丁语的 *sapio*（“尝”）。

1.4.4 意愿类

意愿事件的范围比较狭窄，主要包括两个语义类：一个是“想要”“希望”“欲望”之类的心理-物理概念；一类是“意图”“计划”之类的意图概念（Verhoeven 2007: 47-48）。意愿与其他经验事件密切临近，比如它和认知谓词一样，刺激可以是命题形式。Noonan（1985、2007）基于它们与现实的关系（即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它们的时间结构，认为英语又可区分为 *want*、*wish/desire* 和 *hope* 三小类。再比如，许多情感概念牵涉意愿，如“渴望”“想念”“嫉妒”“羡慕”等（Wierzbicka 1999）。另外与身体知觉类也有交集，如“饿”“饥”“渴”“痒”都暗含了“吃饭”“喝水”“挠痒”的意愿，因此在一些语言中引申出了意愿的意思（如汉语，参杨旭 2021）。意愿类很容易扩展到情态领域，在很多语言中意愿词是语法化的情态动词，兼具动词、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三种用法，如英语中的 *want*、*need*、*like* 等，德语中的情态动词 *wollen*（“想要”）和 *mögen*（“喜欢”），具体参 Verhoeven（2007: 48-49）；还容易扩展到时体领域，如英语中的 *will*、汉语中的“欲”“要”等（高名凯 1948/1986: 252）。

1.4.5 身体知觉类

与“身体知觉”相关的概念有知觉谓语（*sensation predicate*）、知觉动词（*sensation verb*）、脏腑和其他身体经验（*visceral and other bodily experiences*，Schlesinger 1995: 157）。身体知觉不同于身体状态、身体功能，因身体知觉必有某种主观体验（Verhoeven 2007: 43）：（1）身体知觉对应某种身体状态，但身体状态不一定有知觉（比如因人的耐冷性、酒量之不同，造成对应的知觉体验之不同），这是有无意识（*consciousness/awareness*）的区别；（2）身体功能仅涉及身体之运作，同样不涉及主观体验，如“瞎”“聋”“睡”“醒”“梦”等（属于行为事件，见第3节），可用“感觉到 X”来验证。相对其他经验事件，身体知觉的控制性最差，经事在语义角色上接近受事，与受事之不同在于有知觉（*sentient*）。在语言编码上（参 Croft 2022: 230-232），经事可能实现为主语（例 27）、宾语（例 28 是来自阿姆哈拉语的例子）和旁格（例 29 来自契卡索语，例 30 来自德语）。身体知觉一般不涉及刺激，但常常牵涉身体部位或经验过程，可以以之作为刺激：或者经事编码为身体部位的领有者，身体部位编码为核心论元短语，但经事仍然是语义凸显的参与者，如例（31）；或者经事和身体部位都编码为核心论元短语，如例（32）是来自 Jaminjung 的 Ngaliwurru 变体的例子；身体部位或体验过程并入或构成复合词，如例（33）。

(27) I am cold/hungry/sad.

(28) Ataster(-in) cennek'-at
Aster-ACC worry.PF.3M SBI-3F.OBJ
'Aster is worried.'

(29) An-chokma
3SG.DAT- good
'I feel good.'

(30) Mir ist schlecht
1SG.DAT is bad
'I feel sick.'

(31) My hands are cold.

(32) warlad nga-yu durlu
sore 1SG-be.PRS heart
'I have a sick heart.'

(33) I have a headache.

2. 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在国内,把经验事件及其构式作为一个整体领域来研究至今阙如(尚未见到专文或专书),大多数与之相关的现象集中出现在两个领域:身体行为动词及其句式和心理动词,前者可参李临定(1986)、王珏(2001、2004)、李金兰(2006)和杨旭(2020),这里主要介绍后者。马建忠(1898/2010)较早注意到心理动词,并指出其具有内在性(“其隐者,如制心之‘克’‘伐’‘怨’‘欲’‘望’”),可以带动词短语作为宾语。陈承泽(1922/1982)认为属于“状态自动字”,可以以小句作为宾语(“则可以语句组成目的语”),无法被动化。黎锦熙(1924/1992)注意到一些心理动词在带宾语之外,还可以带“补足语”,如“工人赞成我的话公正”中的“公正”。黎锦熙、刘世儒(1959)把心理动词区分为“经验”“情意(外)”和“情意(内)”三类。吕叔湘(1942/2014)最先明确将心理动词单独列为一类,并以“心理活动”命名。之后这一类别在各类论文、专著和教材中被提及和讨论(如凌冰 1954; 丁勉哉 1959; 黄伯荣、廖序东 1980; 刘月华、潘文娱、故 韡 1983)。下面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2.1 心理动词的界定

部分学者根据语义标准(董秀梅 1991; 胡裕树、范晓 1995: 243),部分学者根据语法功能(范晓、杜高印、陈光磊 1987: 56; 周有斌、邵敬敏 1993; 杨华 1994; 王红斌 2002)。从文献来看,心理活动的范围主要对应情感类和认知类,少数文献把言说类(李英哲等 1990)和意愿类(胡裕树、范晓 1995)也包括了进来,至于感知动词则多被排除在外(例外为黎锦熙、刘世儒 1959)。

言说类被包括进来虽然很勉强,但可以理解。曾立英(2005)举到“小明保证不会再迟到了”的例子,引用了 Sweetser (1990: 20): 言说行为动词和心理状态动词的语源存在某些领域重叠,因为都是心理导致的(psychosomatic)。Goddard (2003)也提到从言说到认知的语义引申情况,如 Ahtna 语中的-nii (兼有言说、思考、考虑之义)、科萨语中的 uku-thi (兼有言说、思考之义)(Fortescue 2001)。但是由于言说类不满足经验类的内隐性/主观性特征,所以一般不把言说类视为经验事件。

意愿类有时被包括进来,甚至被单独列为一类。胡裕树、范晓(1995: 246)在范晓等(1987)的基础上增加了“意愿类”,包括“愿意、情愿、肯、要(表欲望)、高兴、乐意、打算”等。李英哲等(1990: 168-169)把意愿类归入心理类动词类别:“可以以动词短语而不是以从句为宾语的动词,表达了个人参与动词短语所表示的活动的意愿。因此这些动词叫做‘意愿动词’”。马庆株(1988)称之为“愿望动词”,如“希望、愿意、情愿”。杨华(1994)则指出“希望”类动词与心理状态动词区别很大,认为不应该把这一类划入心理类。尹岗寿(2013)称之为“能愿动词”,并指出“能愿动词表示的不是说话人的看法,而是体验者本身的愿望和心愿,所以能愿动词理应纳入心理动词。”

2.2 心理动词的分类

大多是从语义和(或)功能角度进行分类(李临定 1990; 徐睿、王文斌 2005),此外还有基于情状结构(黎锦熙、刘世儒 1959; 王红斌 2002)、基于所带宾语的性质(范晓等 1987)、基于句式变换(张京鱼 2001)等。其中认知、情感二分法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张积家、陆爱桃 2007 提供了实证数据)。

2.3 心理动词的语法特点

心理动词的语法特点包括:(1)可与程度副词共现(茆崧 1992; 王红斌 1998)。(2)一般无法构成“把”字句,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我早把那件事忘了”“你把这句话牢牢记住了”,陈昌来、金珍我(1998)说“其中的原因尚不能解释”。(3)大多数无法构成“被”字句,但是少数可以,如“羡慕、妒忌、忌妒、怀疑、埋怨、信任、发觉、忘、忘记、领会、知道、听见、看见”等(例 34 和 35)。Li & Thompson (1981: 495)在论及“被”字句时提

及感知或认知动词，说这类动词的“被”字句表达了不幸事件。尽管如此，一些动词构成“受”字句更容易被接受（陈昌来、金珍我 1998），见下面例（36）和（37）。（4）可以构成“对”字句，如例（38），甚至有的心理动词只能通过“对/向/与”引进宾语，如例（39）（周有斌、邵敬敏 1993；陈昌来、金珍我 1998）。（5）可以构成双主语或双话题结构，如例（40）。（6）可以带小句宾语，马建忠（1898/2010）、陈承泽（1922/1982）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王明华（1989）、李英哲等（1990：148-172）、周有斌、邵敬敏（1993）、陈昌来、金珍我（1998）、王红斌（2001）曾立英（2005）都专门讨论了这类问题，如陈昌来、金珍我（1998）指出“能带谓词性词语包括小句作宾语是心理动词的一大特点”，张明辉（2013：35）也说这是“认知类动词的最显著的语法功能，也是最重要的语法功能”。当然也有学者不把这类句子视为小句宾语句，而是视为兼语句（如丁勉哉 1959；张京鱼 2001）。（7）可与外壳名词或抽象名词共现，如李英哲等（1990：150-154）分析了类似于“我知道他考上大学的事”这类句子的情况。

(34) 这件事早被忘记了。

(35) 我已被上级怀疑了。

(36) a. 小王被同志们妒忌 / 忌妒了一段时间。

b. 小王受到同事们的妒忌。

(37) a. 我已被上级怀疑了。

b. 我受到上级怀疑。

(38) a. 王老师很关心学生。

b. 王老师对学生很关心。

(39) a. 我对你很失望。

b. *我很失望你。

(40) a. 我了解他。

b. 他我了解。

2.4 心理动词的语义角色

传统上把经事视为施事（吕叔湘 1946/1984）、当事（林杏光、王玲玲、孙德金 1994）、准施事（范晓 1995），把刺激视为受事（吕叔湘 1946/1984；孟琮等 1987）、对象（马庆株 1987；李临定 1990：113）、感事（范晓 1995、1996）等。比如孟琮等（1987）把情绪类心理动词涉及的宾语分析为对象，把认知类心理动词涉及的宾语分析为受事，但是杨华（1994）指出心理动词具有内在性和受影响性小两个特点，“这类宾语的语义类型应该单列”。我们看到，除了少数文献仍然使用施事、受事等，大多数文献都使用了专设的语义角色，如经事和感事（陈昌来、金珍我 1998）、感知者和感源（缪锦安 1990）、感受者和现象（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 1989）、感知者和感知对象（程琪龙 1994）等。此外，与语义角色密切相关的是及物性问题，吕长竑（2017：第 3.6、5.3 节）集中讨论了该问题。

2.5 特殊的“心理使役动词”

过去在界定心理动词时，使用了测试框架“主（人）+{很+动词}+宾语”（周有斌、邵敬敏 1993），但是无法涵盖“感动、恶心、振奋、激怒、震惊”这类较为特殊的心理动词，因为汉语中除了“喜欢”这类自动格局之外，还存在“感动”类的心理使役类，这就是“心理使役动词”或“反向心理动词”（张京鱼 2001；文雅丽 2007；李青 2014），其实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句法角色的可逆性现象（参第 1.3.2 节）。这类动词在数量上，据李青（2014）统计有 20 多个，张京鱼（2001）统计有 30 个左右，文雅丽（2007）统计有 65 个，但不管具体数量如何，都要远远少于英语（据 Levin 1993 的统计有 220 个），进而支持了汉语经事做主语居多，做宾语较少的假设（陈昌来、金珍我 1998）。¹¹

11 需要注意的是，汉语还有一类与该现象相关的问题，即可逆句、主宾可互易句、主宾易位句（陈昌来 2015）。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问题：（1）这些可逆句的动词都一样，未脱离动词中心的思路，如果

2.6 心理动词的语义引申

高名凯(1948/1986: 252)讲到“欲词”(如“要”“欲”“将”)说“因为将来的事情可能也是我们所欲求的,所以欲求也就附带地表示了将来”,涉及到了意愿类与情态类之间的语义引申。刘月华(1989)、曾立英(2005)讨论了“感知类→认知类”,如“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中的“看”。另有学者讨论了经验类与示证范畴的密切关系,如朱永生(2006)指出,示证用法主要来自“认知动词”(和“言语动词”);陈颖(2009)指出,很多感知类、认知类动词及其构成的句法结构、话语标记、插入语等都引申出了示证用法。董秀芳、张和友(2017: 353)提到,一些情感类动词经常引申出对客观事物或情况表示判断推测的副词用法,如例(41)中的“爱”、例(42)中的“喜”表示容易或经常,例(43)中的“恐”表示可能、大概。

(41) 时时爱被翁婆怪,往往频遭伯叔嗔。《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讲经文》

(42) 夏喜暴雨,冬则积雪。《洛阳伽蓝记》卷五

(43) 此处恐不稳便,可请提辖到弊庄住几时。《水浒传》第四回

2.7 具体类别或动词的研究

只有个别子事件得到了较多关注,如情感类,包括:(1)情感范畴分类(emotion taxonomies)。Lee(2010)套用基于英语得出的情感类型模型(Turner 2000)采用了五分法,但是大多数基于汉语的调查支持七分法,如“好(爱、敬)、恶、喜(乐)、怒、哀、惧、欲”(如 Chang et al. 1999; 许小颖、陶建华 2003; Lin & Yao 2016); Lin & Yao(2016)调查了普通语言使用者对汉语情感词的评级,从类型、程度和色彩三个维度构建了现代汉语情感词库,并比较了大陆、香港和新加坡三地的情感词汇变异。(2)情感事件的编码问题。Yu/於宁(1988: 第3章)较早分析了情感隐喻,并与英语做了对比。后续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和对比,如鲍志坤(2004)、陈家旭(2007)、牛丽红(2013)。鉴于 Wierzbicka 开发的 NSM 的重大影响,也有学者借此工具分析了汉语中的情感概念(如 Kornacki 2001 讨论了“怒”类, Ye/叶政道 2001 讨论了“悲”类)。至于感知类/感官类/五官类,虽然也得到了较多研究(如罗斌 2012; 武文杰 2011; 欧阳晓芳 2015; 何嫣 2018),但并未归为经验类。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心理动词主要对应于经验事件的心理类(主要是情感类和认知类,大致符合心理学中的两分法,如潘菽 1998),至于身体知觉类则未包括进内,也鲜有文献作为一个单独领域来讨论。此外,也有一些具体词的研究。如属于认知类的“怀疑”(李兴亚 1987; 韩蕾 2001)“以为”(张邱林 1999)“知道”(徐复岭 1992)等;属于情感类的“愁”(齐冲天 1992)“讨厌”(贾娇燕 1998);“说”“想”“看”的主观性(化)(刘月华 1989; 李宗江 2007);等等。

3. 简要评论

综观文献,区域性和跨语言研究渐趋增多,采用的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如形式语言学、构式语法、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在某些现象上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讨论,但多局限于具体语言(尤其是欧洲语言),导致没有讨论到其他构式类型,如经事作为属有者的构式,这需要调查更多的语言如汉语等。

经验事件通常牵涉身体(及其部位),这和反身事件(reflexive)、行为事件(behavior)、进食事件(ingestion)有相通之处:

(1)反身事件。反身构式经常出现身体部位,其语义角色定性也出现争论,如邢福义(1960)说“个人还没有成熟的意见”,暂时借用高名凯的“反身中态”称为“反身宾语”,

能补充论元为中心的思路,那么可以涵盖更多实质相同的语言现象(两类思路的区分见 Daniel 2014: 206-209);(2)只考虑到了主语和宾语的可逆,但相关语义角色也可能实现为旁格,因此如果置于相关语义角色的语法角色互换问题的视野中,那么主宾易位其实只是一种特殊情况。

点出了这类构式的本质。

(2) 行为事件。Halliday (1994: 139) 提到, 行为类(如呼吸、咳嗽、微笑、做梦和凝视等)中的行为者(behavior)如同感知者(即经事), 另外多涉及范围语义角色(如 She sang a song 中的 song, 其实类似于经验过程角色)。

(3) 进食事件。Croft (2022: 234) 提到, 进食事件的参与者及其编码与经验事件有相似之处(文中引用了 Saksena 1980; Naess 2009; Amberber 2009)。

既然这几类事件都涉及身体及其部位, 但不牵涉与之有外力接触的外物, 而且在语言上表现出共同之处(如大部分涉及中动态), 那么是否可以把这几类事件概括为“涉身类”? 在这个视野下讨论经验事件及其构式, 也许将获得新的视角或观点(至少对汉语是合适的)。

汉语界在讨论到感知和情感构式时, 尚未注意到除了经事和刺激角色之外, 还必须考虑到身体部位和经验过程, 否则无法解释一些例句, 如陈昌来、金珍我(1998)指出的心理动词无法构成“被”字句但可以构成“受”字句的现象, 其实可以由经验过程(名词化)得到解释。遗憾的是, 涉及到身体部位的构式调查还不够充分(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 尤其是身体部位最凸显的身体知觉类, 鲜有文献把它作为一个单独领域来讨论(但参杨旭 2021)。

国内把汉语经验事件作为整体并置于类型学视野下进行考察尚付阙如, 在汉语学界只有个别经验现象(如感知和情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即便是这些得到讨论的经验现象, 也仍然停留在很抽象的层面上, 尤其是对经验句式的描写殊为笼统, 没有对次范畴以至具体动词予以观照, 导致在归纳句式时要不有所遗漏, 要不得出的结论比较受限。因此, 未来的经验事件句式研究需要进一步向微观和具体的方向前进(句式描写参杨旭、李姝姝 2022)。

参考文献:

- 鲍志坤(2004)《情感的英汉语言表达对比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曾立英(2005)从认知角度谈“小句宾语”, 《三峡大学学报》第2期。
- 陈颖(2009)《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昌来(2015)现代汉语可逆句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载范晓、陈昌来主编《汉语句子及其句式研究》, 学林出版社。
- 陈昌来、金珍我(1998)论汉语句子语义结构中的语义成分经事和感事,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 陈承泽(1922/1982)《国文法草创》, 商务印书馆。
- 陈家旭(2007)《英汉隐喻认知对比研究》, 学林出版社。
- 程琪龙(1994)《系统功能语法》, 汕头大学出版社。
- 丁勉哉(1959)《现代汉语语法讲义》(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
- 董秀芳、张和友(2017)《语言学引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董秀梅(1991)谈汉语的心理动词, 《聊城师院学报》第4期。
- 范晓(1995)《关于动词配价研究的几个问题》,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主办)。
- 范晓(1996)简明汉语语法讲话, 《汉语拼音小报》第662、663、664、668号。
- 范晓、杜高印、陈光磊(1987)《汉语动词概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高名凯(1948/1986)《汉语语法论》, 商务印书馆。
- 韩蕾(2001)“怀疑”的词义、宾语和句义,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何嫣(2018)汉语“听+NP”语义生成机制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 胡裕树、范晓(1995)《动词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1989)《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黄伯荣、廖序东(1980)《现代汉语》下册(试用本), 甘肃人民出版社。
- 黄志军(2009) like 类和 please 类心理动词研究,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 贾娇燕（1998）说“讨厌”，《语文学刊》第1期。
- 黎锦熙（1924/1992）《新著国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 黎锦熙、刘世儒（1959）《汉语语法教材》，商务印书馆。
- 李青（2014）语言中的反向心理动词及其认知研究，《大连大学学报》第4期。
- 李金兰（2006）现代汉语身体动词的认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临定（1986）《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
- 李临定（1990）《现代汉语动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李兴亚（1987）“怀疑”的意义和宾语的类型，《中国语文》第2期。
- 李英哲、郑良伟、Larry Foster、贺上贤、侯炎尧、Moira Yip（1990）《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李宗江（2007）说“想来”“看来”“说来”的虚化和主观化，《汉语史学报》第1期。
- 林杏光、王玲玲、孙德金（1994）《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凌冰（1954）《语法知识提要》，大众出版社。
- 刘月华（1989）对话中“说”“想”“看”的一种特殊用法，《汉语语法论集》，现代出版社。
- 刘月华、潘文斌、故韡（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罗斌（2012）《五官动词的语义演变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吕叔湘（1942/2014）《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46/1984）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吕长竑（2017）《基于事件结构的“原型角色级差特征”连接规则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 马建忠（1898/2010）《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1987）名词性宾语的类别，《汉语学习》第5期。
- 马庆株（1988）能愿动词的连用，《语言研究》第1期。
- 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1999）《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
- 缪锦安（1990）《汉语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牛丽红（2013）《汉俄基本情绪的认知语义阐释》，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欧阳晓芳（2015）《“看”类动词词义聚合网络的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潘菽（1998）《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 齐冲天（1992）“愁”字的由来及其本义，《文史知识》第10期。
- 唐青叶（2004）like类与please类心理动词的视角研究，《外语教学》第3期。
- 王珏（2001）《现代汉语名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红斌（1998）绝对程度副词与心理动词组合后所出现的程度义空范畴，《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王红斌（2001）谓宾心理动词与其后的非谓动词所表动作的语义所指，《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王红斌（2002）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范围和类别，《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
- 王明华（1989）能带小句宾语的动词，《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文雅丽（2007）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芑崧（1992）说“很”修饰各种词组，《江汉大学学报》第5期。
- 武文杰（2011）《现代汉语视觉行为动词研究》，人民出版社。
- 邢福义（1960）谈一种宾语，《中国语文》第12期。
- 徐睿、王文斌（2005）心理动词也析，《宁波大学学报》第3期。
- 徐复岭（1992）“知道”的构词方式是什么？——现代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之一例，《汉语学习》第6期。
- 许小颖、陶建华（2003）汉语情感系统中情感划分的研究，第一届中国情感计算及智能交互学术会议论文集。
- 杨华（1994）试论心理状态动词及其宾语的类型，《汉语学习》第3期。
- 杨旭（2020）非典型身体行为动词及其句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杨 旭 (2021) 身体知觉事件结构及其编码, 构式语法读书会第 19 次 (2021 年 12 月 10 日)。
- 杨 旭、李姝姝 (2022) 走向新句式观, 《对外汉语研究》第 2 期。
- 杨 旭、王雅琪 (2022) 交互主观性的 3 种研究范式, 《外语学刊》第 4 期。
- 尹岗寿 (2013) 汉语状态心理动词的鉴别及分类, 《汉语学习》第 3 期。
- 张积家、陆爱桃 (2007) 汉语心理动词的组织 and 分类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张京鱼 (2001) 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式, 《唐都学刊》第 1 期。
- 张明辉 (2013) 《认知类动词及相关句式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邱林 (1999) 动词“以为”的考察, 《语言研究》第 1 期。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周有斌、邵敬敏 (1993) 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式, 《语文研究》第 3 期。
- 朱永生 (2006) 试论现代汉语的言据性, 《现代外语》第 4 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R.M.W. Dixon and Masayuki Onishi. 2001. *Noncanonical Marking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dai, Gontzal and Søren Wichmann. 2018. Statistical observations on hierarchies of transitivity. *Folia Linguistica* 52(2): 249–281.
- Amberber, Mengistu. 2009. Quirky alternations of transitivity: the case of ingestive predicates. In *The Linguistic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John Newman (ed.), 45–6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Ameka, Felix. 1990. The grammatical packaging of experiencers in Ewe: a study in the semantics of syntax.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 139–181.
- Anna Wierzbicka and Jean Harkins. 2001. Introduction. In *Emotions in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Jean Harkins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1–34.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Arad, Maya. 1998a. Psych-notes.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0.
- Arad, Maya. 1998b. VP-Structure and the Syntax-Lexicon Interface.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Athanasiadou, Angeliki and Elżbieta Tabakowska. 1998. *Speaking of Emotion: Conceptualisation and Expression*.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ickel, Balthasar. 1997. The possessive of experience in Belhare.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D. Bradley (ed.), 135–155.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A-86).
- Bickel, Balthasar. 2004. The syntax of experiencers in the Himalayas. In *Nonnominative subjects*, vol. 1, P. Bhaskararao and K. V. Subbarao (eds), 77–111. Amsterdam: Benjamins.
- Blake, Barry J. 1994. *C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nsitt, Edward L. Jr. 1978. Stimulus as a semantic role. In *Valence, Semantic Cas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anion Series 1], W. Abraham (ed.), 311–325. Amsterdam: Benjamins.
- Bossong, Georg. 1998. Le marquage de l'experiencier dans les langues de l'Europe. In *Actance et valence dans les langues de l'Europe*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EUROTYP 20-2], J. Feuillet (ed.), 259–294.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ugenhagen, Robert D. 1990.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 in Mangap-Mbula.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 183–215.
- Chang, Li-li, Keh-jiann Chen, and Chu-Ren Huang. 1999.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 Fields :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39–50,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 Chappell, Hilary. 1994. Mandarin semantic primitive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Universals: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Goddard and Wierzbicka (eds), 109–4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hun, Soon Ae and Zubin, David A. 1990. Experiential vs. agentive constructions in Korean narrativ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6: 81-93.
- Croft, William. 1993. Case marking and the semantics of mental verbs. In *Semantics and the Lexicon*, J. Pustejovsky (ed.), 55-72. Dordrecht etc.: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ąbrowska, Ewa. 1994. Dative and Nominative Experiencers: Two Folk Theories of the Mind. *Linguistics* 32: 1029-1054.
- Dahl, Eystein and Chiara Fedriani. 2012.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 in Early Vedic, Homeric Greek and Early Lati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10: 342-362.
- Daniel, Michael. 2014. Against the addressee of speech—Recipient metaphor: Evidence from East Caucasian. In *Perspectives on Semantic Roles*, Silvia Luraghi and Heiko Narrog (eds.), 207-2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ik, Simon.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2. vols. [edited by Kees Hengeveld]. Berlin: Mouton.
- Dirven, René. 1997. Emotions as cause and the cause of emotions. In: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Conceptualization, Express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 Niemeier and R. Dirven (eds), 55-8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owty, David. 1982. Grammatical relations and Montague grammar. In *The Nature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P. Jacobson and G. K. Pullum (eds), 79-130. Dordrecht: Reidel.
- Dowty, Davi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Language* 67: 547-619.
- Epstein, L. 1988. The "irreversibility" of Spanish experience verb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Hebrew University.
- Evans, Nicholas and David Wilkins. 2000. In the mind's ear: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perception verb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Language* 76(3): 546-592.
- Facundes, Nuttanart. 2013. Psycho-collocations in Thai. In <http://jseals.org/seals23/facundes2013psycho-collocationsp.pdf>
- Fedriani, Chiara. 2014.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 in Lati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Fortescue, Michael. 2001. Thoughts about thought.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1), 15-46.
- Gisborne, Nikolas. 2010. *The Event Structure of Perception Verb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ddard, Cliff. 2003. Think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x Dimensions of Vari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4(2-3): 109-140.
- Grimshaw, Jane.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 Haspelmath, Martin. 2001. Non-canonical marking of core argument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Noncanonical Marking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Aikhenvald (et al. eds), 53-8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and Sandr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299.
- Horie, Kaoru. 1985. Lexico-syntactic analysis of verbs of cognition, conception and perception. *Sophia Linguistica* 18: 39-48.
- Jackendoff, Ray.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Jaisser, Annie C. 1990. DeLIVERing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collocations with SIAB in Hmo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3: 159-178.
- Johanson, Lars and Utas, Bo. 2000. *Evidentials: Turkic, Iranian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emmer, Suzanne. 1993. *The Middle Voic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2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Klein, Katarina and Silvia Kutscher. 2002. *Psych-verbs and lexical economy* [Theorie des Lexikons, 122]. Düsseldorf: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 Kornacki, Paweł. 2001. Concepts of anger in Chinese. In *Emotion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Jean Harkins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255-290.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Kövecses, Zoltán. 1986. *Metaphors of Anger, Pride and Lov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Kövecses, Zoltán. 1990. *Emotion Concepts*. New York: Springer.
- Kövecses, Zoltán.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Zoltán Kövecses. 1987.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In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Holland, Dorothy and Naomi Quinn (eds), 195-2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ee, Sophia YM. 2010.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emotion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Lehmann, Christian. 1991. Predicate classes and PARTICIPATION. In *Partizipation: das sprachliche Erfassen von Sachverhalten* [Language Universals Series, 6], Seiler, Hansjakob and Premper, Waldfried (eds), 183-239.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 Levin, B. 1993.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 J., Yao, Y. 2016. Encoding emotion in Chinese: a database of Chinese emotion words with information of emotion type, intensity, and valence. *Lingua Sinica* 2, 6.
- Luraghi, Silvia 2020 *Experiential Verbs in Homeric Greek: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Malchukov, Andrej. 2005. Case Pattern Splits, Verb Types and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In: *Competition and vari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s: The case for case*, Mengistu Amberber and Helen de Hoop (eds), 73-117. Amsterdam: Elsevier.
- Manney, Linda. 1990. Mental experience verbs in Modern Greek: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for active vs. middle voic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16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the legacy of Grice], 229-240.
- Matisoff, James A. 1986. Hearts and minds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English: an essay in the comparative lexical semantics of psycho-collocation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orientale* 15: 5-57.
- McElhanon, Kenneth A. 1975. Idiomaticity in Papuan (non-Austronesian) languages. *Kivung* 8(2): 103-144.
- McElhanon, Kenneth A. 1977. Body image expressions in Irianese and Papua New Guinea languages. *Irian* 6: 3-27.
- McElhanon, Kenneth A. 1978. On the origin of body part image idioms in Tok Pisin. *Kivung* 11(1): 3-25.
- McLendon, Sally. 1975. *A Grammar of Eastern Pom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hanan, K. P. and Tara Mohanan. 1990. Dative Subjects in Malayalam: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Syntax. In *Experiencer Subjects in South Asian Languages*, M. Verma and K. P. Mohanan (eds.), 43-57.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Mosel, Ulrike and Even Hovdhaugen. 1992. *Samoan reference grammar*.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 Næss, Åshild. 2007. *Prototypical Transi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aess, Åshild. 2009. How transitive are EAT and DRINK? The Linguistic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In *The*

- Linguistic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John Newman (ed.), 27–4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ichols, Johanna, David Peterson and Jonathan Barnes. 2004. Transitivity and detransitivising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8(2): 149–211.
- Niemeier, Susanne and René Dirven. 1997.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Amsterdam: Benjamins.
- Noonan, Michael. 1985. Complementation.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 Complex constructions*, Timothy Shopen (ed.), 42–140. Cambridge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onan, Michael. 2007. Complementation.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Timothy Shopen (ed.), 52–1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vita, Sherly and Mulyadi. 2019. A Semantic Analysis of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 in Hokki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1):95–110.
- Nuyts, Jan. 2001. *Epistemic Modality,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Oey, Eric. 1990. Psycho-collocations in Mala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3(1): 41–158.
- Palmer, Frank.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setsky, D. 1995. *Zero Syntax: Experiencer and Cascades*. MIT Press.
- Pustet, Regina. 2015. The syntax of temperature predications. In *Linguistics of Temperature*, Maria Koptjevskaja Tamm (ed.), 889–916. Amsterdam: Benjamins.
- Radden, Günter. 199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emotional causality by mea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In *Speaking of Emotions : Conceptualisation and Expression*, Angeliki Athanasiadou and Elzbieta Tabakowska (eds.), 273–294.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Reh, Mechthild. 1998a. Experiens-Kodierung in afrikanischen Sprachen typologisch gesehen: Formen und ihre Motivierungen. Hamburg: Universität Hamburg, Institut für Afrikanistik und Äthiopistik.
- Reh, Mechthild. 1998b.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grammar: experiencer constructions. In Reh 1998 (ed.), 25–40.
- Reh, Mechthild and Ulrike Frühwald. 1996. Zur Versprachlichung experientieller Sachverhalte in afrikanischen Sprachen. Bericht an die DFG. Universität Hamburg, Institut für Afrikanistik und Äthiopistik.
- Rogers, Andy. 1971. Three kinds of physical perception verbs. *CLS* 7: 206–222.
- Rothmayr, Antonia. 2009. *The Structure of Stative Verbs*. Amsterdam: Benjamins.
- Saksena, Anuradha. 1980. The affected agent. *Language* 56: 812–826.
- San Roque, Lila, Kobin H. Kendrick, Elisabeth Norecliffe and Asifa Majid. 2018. Universal meaning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are grounded in inter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9(3): 371–406.
- Schlesinger, Izchak M. 1995. *Cognitive Space and Linguistic Cas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Categorie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batani, Masayoshi, 2009. Case and voice. Case in derived construction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Andrej Malchukov and Andrew Spencer (eds), 322–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ibatani, Masayoshi. 2001. Non-canonical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In *Noncanonical Marking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Aikhenvald (et al. eds), 307–354.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nny, Carol L. 1987. Grammaticalizing aspect and affectedness.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Tsunoda, Tasaku. 1981. Split case-marking patterns in verb-types and tense/aspect/mood. *Linguistics* 19: 384–438.
- Tsunoda, Tasaku. 1985. Remarks on transitiv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385–396.
- Turner, Jonathan H. 2000.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Ullmann, Stephen. 1957.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Glasgow: Jackson.
-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n, New York:

- Pearson Longman.
- Van Valin, Robert, Jr. and David Wilkins. 1993. Predicting syntactic structure from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remember in English and its equivalents in Mparntwe Arrernte. In *Advances in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Van Valin (ed.), 499-53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anBik, Kenneth. 1998. Lai psycho-collocatio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1): 201-232.
- VanBik, Kenneth. 2010. The syntax of psycho-collocations in Hakka La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3(2): 137-150.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erhoeven, Elisabeth. 2007.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 in Yucatec May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erma, Manindra K. and K.P. Mohanan. 1990. *Experiencer subjects in South Asian languages*. Stanfor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Viberg, Åke. 1984. The verbs of percep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In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B. Butterworth, B. Comrie and Ö. Dahl (eds), 123-162. The Hague etc.: Mouton.
- Vittrant, Alice. 2013. Psycho-collocational expressives in Burmese. In *The Aesthetics of Grammar: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Languag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Jeffrey P. Williams (ed), 255 – 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erzbicka, Anna 1999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erzbicka, Anna. 1988. *The Semantics of Grammar*. Amsterdam etc.: Benjamins.
- Wierzbicka, Anna. 1996.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Joseph. 1976. Synaesthetic adjectives: A possible law of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52(2). 461–478.
- Ye, Zhengdao. 2001. An inquiry into “sadness” in Chinese. In *Emotion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Jean Harkins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359-404.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Yu, Ning. 198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 Co.